

《生命的樂章》

中二丙 彭啟玲

凡有發生，必留痕跡。而每一個刻骨銘心的痕跡，都是一枚生命的印記，如同樂譜上深淺不一的音符。當時間這位指揮家揮動雙臂，這些散落的音符便匯聚成章，奏響我獨一無二的生命樂曲。這首樂章時而輕快，時而低沈，卻始終在時間的長河中靜靜流淌，記錄着每一個值得珍藏的瞬間。

第一樂章：行板——祖母的灶火

我的童年，是一段溫暖而遲緩的行板，速度標記是「安詳地」。它的主旋律，是外婆廚房裡灶火的劈啪聲，與鍋鏟交織的鐵器打擊樂。那聲音談不上悅耳，卻充滿了人間煙火的紮實感。每天回家，還未推開門，就能聽見鍋鏟與鐵鍋碰撞的鏗鏘聲，那是外婆用她特有的方式為我譜寫的歸家信號。

外婆不識樂譜，她卻用鹽的鹹、糖的甜，為我譜寫了生命的底色。我總愛搬個小凳子坐在廚房門口，看着她佝僂的背影在灶台前忙碌。她會時不時回頭對我笑笑，臉上的皺紋像極了五線譜上的顫音記號。那段樂章的核心是 C 大調，安穩、平和，像一首古老的搖籃曲。最難忘的是冬日裡，她總會在我書包裡塞一個熱乎乎的烤紅薯，那溫暖從掌心一直蔓延到心底，成為我記憶中最溫暖的音符。

外婆在我生命樂譜的開端，印下了名為「家」的溫暖印記。那印記，是繚繞的炊煙，是飯菜的香，是無論我走到多遠，都能瞬間辨識出的、關於歸屬的旋律。如今想來，那段簡單的歲月恰似莫札特的小步舞曲，在規整的節奏中蘊藏着無限的溫柔。

第二樂章：急板——青春的雜音

然而，樂章總會變奏。進入青春歲月，我的生命樂曲驟然轉為急促的急板，彷彿突然從古典時期躍入了現代主義。外界無數的聲音如潮水般湧來：同儕的喧嘩、師長的期望、內心自我的爭辯，它們像一堆不和諧的和弦，雜亂無章地碰撞。我開始在意別人的眼光，試圖融入各種圈子，卻總覺得自己是個走音的樂器。

記得有一次，我為了迎合朋友的喜好，勉強自己去聽根本不理解的搖滾演唱會。在震耳欲聾的鼓聲中，我只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獨。我試圖模仿最流行的曲調，卻總覺得格格不入；我想譜寫自己的搖滾，卻只有噪音。那段時間，我的樂章充滿了切分音與不規則的節奏，彷彿迷失了方向。就連照鏡子時，都會懷疑鏡中的人是不是真正的自己。

這混亂的印記，雖是成長的陣痛，卻也讓我學會辨聽，什麼才是屬於自己內心的真實聲音。就像勛伯格的無調性音樂，雖然打破了傳統的桎梏，卻在混沌中開創了新的可能。這段青春歲月，雖然充滿刺耳的不協和音，卻讓我逐漸找到了屬於自己的聲部。

第三樂章：如歌的慢板——一個音符的迴響

轉折，發生在中二下學期一個寂靜的午後。我為數學競賽的失利而沮喪，覺得自己的樂章即將寫不下去。我獨自坐在空無一人的教室裡，看着窗外漸漸暗下來的天色，內心充滿了自我懷疑。就在這時，數學老師推門進來，他什麼也沒多說，只是輕輕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在我身旁坐下。

那個簡單的動作，那個無聲的剎那，卻像一個恰到好處的休止符。所有的喧囂驟然停止，留出巨大的空白。就在那片寂靜中，我清晰地聽見了一個音符——來自內心深處，微弱卻無比堅定的聲音。它告訴我：失敗，不過是樂曲中的一次轉調，是為了讓後面的旋律走向更開闊的天地。

老師開始耐心地為我分析試卷，他的聲音平靜而溫暖，像大提琴的低吟。他說：「每個人都會有走音的時候，重要的是如何調整音準。」那一刻，我生命中

所有散落的印記彷彿被串聯起來。祖母的安穩給了我勇氣，青春的混亂給了我韌性。我明白了，生命的樂章並非總是高昂澎湃，那個充滿力量的休止符，那個來自他人的善意「拍點」，與輝煌的旋律同等重要，它們共同構成了生命的深度與廣度。

終章：持續進行的樂章

如今，我仍在譜寫我的樂章。過去的印記已成為穩固的低音部，持續提供着支撐。每當我面臨新的挑戰，祖母灶火般的溫暖依然在心底隱隱發熱；每當我陷入迷茫，青春期的掙扎經驗讓我更能辨識真實的聲音；而那個午後的休止符，則教會我在喧囂中保持靜心的勇氣。

我開始學會欣賞每個音符的獨特價值：歡快的十六分音符如同成功的喜悅，雖然短暫卻令人振奮；悠長的全音符好似乎靜的日常，看似平淡卻最為珍貴；就連那些表示休止的符號，也都是為了讓下一樂句更加動聽的必要停頓。作為這樂章唯一的作曲家與演奏者，我既要用理性規劃曲式，也要用感性詮釋每個樂句。

最近，我開始學習鋼琴。當手指第一次在琴鍵上彈出完整的旋律時，我忽然理解到：生命這首樂曲之所以動人，不在於完全避免錯音，而在於即使偶有跑調兒，仍能保持整體的和諧。就像蕭邦的夜曲，在憂傷中蘊含着希望，在黑暗中透出微光。

這樂章，名為成長。它沒有終止線，因為生命的旋律永遠在繼續奏響。而每一個新的日子，都是樂譜上待書寫的新小節，充滿無限可能。我願以真心為筆，以經歷為墨，在這漫長而美妙的五線譜上，繼續譜寫屬於自己的獨特旋律。